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六十七回 設筵席二翠為主 望桑梓三緘思歸

狐惑曰：「吾與道姑鬥玩耍，腹已餒矣。爾欲邀吾入洞，可有酒筵乎？」二翠曰：「豈有道兄至此不設筵以相待耶？」狐惑曰：「如是，筵宜厚設，方可足吾一餐。」二翠曰：「這是自然。」言談之際，不覺已至洞內。二翠忙命侍女大設筵宴，以款狐惑及金光道姑。飲酒間，二翠問曰：「道兄自碧玉一散，何處安身？」狐惑曰：「承道妹問及。吾分散後，游至朱郭，冒充土神，大顯威靈，四維供獻不斷，牲醴常享，日在醉鄉。然止吾一人，不堪孤寂。雖心心念念，思及同學道友，又不知所居地面，一時難以訪尋。幸得西山道人游至朱郭，與吾相遇，邀入祠中，同冒土神，以享牲醴。今日無事，風車並駕，遍遊四境，尋訪師身。因吾精力甚疲，別卻西山，先期歸郭。不意風車甫轉，為罡風吹至玄天觀，得遇金光道姑。」言畢，二翠曰：「吾姊妹自碧玉分散，修道北鳳山中。心切念師，時駕風車，以訪師蹤並及諸兄消息。始而一人未遇，繼則諸兄所居之處，已知一半；惟爾二狐及西山道人、蛛龍、野馬等未知之耳。」狐惑曰：「爾試將諸兄所居，道來一聽。」二翠曰：「棄海居赤水江，樂道居小月洞，三服居紫泉洞。又聞椒、蜻二子居飛雲閣焉。」狐惑曰：「此數道兄既已各有所在，不如四面寄信，同來北鳳山一晤，然後分尋師蹤，道妹以為如何？」二翠曰：「道兄之言甚善。但定何日團聚此地乎？」狐惑曰：「事不宜緩，準定今月月圓之時。」二翠曰：「何人四海寄信耶？」狐惑曰：「仰爾道妹中一人而已。」言罷，辭別二翠，要歸朱郭。二翠曰：「朱郭之地，吾不遣人來請矣。」狐惑曰：「期俟吾定，臨期日，吾與西山道人自然至之。」二翠聞言，送出洞門。狐惑乘得風車，向朱郭而去。金光自此亦與二翠等同居北鳳，不復他遊焉。

且說西山道人化作壯士，得遇樂道，遂邀至郭與狐惑會。

挽手驅風，緩緩而行，不時已到。風車駐下，同入祠中。西山驚曰：「狐惑與吾分手，彼言身倦早歸，為何祠內無人？」樂道曰：「恐彼得遇道友，邀入洞府，消閒未歸耳。」西山曰：「狐惑好貪口腹，其倦於游者，恐祠有人來獻牲醴也。」樂道曰：「誠如爾言，彼之未歸者，必又另享他人口腹矣。」西山曰：「道兄可將身體化為三頭六臂，坐於洞中，吾駕風車在路候彼。彼如歸郭，吾誑以祠為妖踞，看伊計較如何？」樂道曰：「偶爾相逢，何忍為此？」西山曰：「與彼作一戲頑，有胡不可？」樂道曰：「如是，爾於半途候之，吾化身驅之。」西山駕風車，出祠觀望。無何，西北角上黑雲一朵，冉冉而來。西山道人知是狐惑至矣，忙忙驅風，上前接著，曰：「道兄還未歸耶？」狐惑曰：「吾自與爾分手後，任風車之所往，不意為罡風所拂，搖搖欲墜。墜至玄天觀，遇一道姑，名曰金光，與吾言語不合，即在觀內力戰多時。金光道姑敵吾不過，妖風吹起，騰空而戰。吾亦吹起妖風，在於空中。交相力鬥，酣戰未已，頭上忽來黑雲數朵。」西山曰：「此黑雲內，又屬何妖？」狐惑曰：「黑雲剛近，跳出數女，各持軍器，來助道姑。吾也不慌不忙，橫攻順擊，三四女將均被打下風車。」西山曰：「爾冒充土神二三年，果然有些神氣。」狐惑曰：「吾的神氣尚未出完。金光道姑飛奔而遁，吾隨後追逐，前數女子阻著去路，曰：『吾姊妹殺伐猛勇，群妖皆畏，不料遇爾道士，俱敗下風。願拜門牆，祈教道法，並祈示履歷名姓，好師事焉。』吾乃告之曰：『吾非他，乃代天傳道三緘仙官門徒，即上界仙子，孰敢小覷於吾？』」西山曰：「爾以大言壓彼，彼又如何？」狐惑曰：「數女聞言，當即拜跪在地，頭不敢仰。

吾復大聲問曰：『爾屬何人弟子？可實為我言之。』數女答曰：『吾姊妹俱師事西山道人耳。』」西山曰：「噫，吾還有弟子耶？爾於那時，如直言與我原係道兄道弟，彼必以師叔相稱，將爾之身份愈高，不戰而彼自降矣。吾嘗聞之，狐真人善能騰雲駕霧，尚未深信，今一見及，果不虛傳。」狐惑曰：「爾言何說也？」西山曰：「吾生平男徒且無，那有女徒？」狐惑曰：「爾無弟子，何與妖部交戰，輒稱老師爺？」西山曰：「吾之稱老師爺者，乃自高身份，以壓他人者也。奚必要有弟子而後稱之乎？聞言休講。吾的問爾，所遇諸道姑，究係何妖修成，拜何人門下？」狐惑笑曰：「吾將女妖說來，大約爾亦知得。」西山曰：「爾且言之。」狐惑曰：「一名翠蓋，一名翠華，一名鳳春，一名紫花娘與金光道姑，共四五位。」西山曰：「翠華、翠蓋，吾知為仙師弟子。以下三妖女，則不知之。」狐惑曰：「盡係仙師所收門徒。於是邀吾入洞，大排酒宴，細訴離情。吾之先歸而未歸者，實此故也。」西山曰：「吾來此候爾，爾知之乎？」狐惑曰：「諒必今日供牲酒者甚多，爾一人受用不完，來此待吾同享耳。」西山曰：「否。朱郭神祠，已被一惡妖所霸，吾特來此候爾，看爾作何籌商？」狐惑曰：「誰敢霸佔吾祠？爾未必束手讓之耶？」西山曰：「吾與彼戰了半日，道法萬不及伊，因待爾歸，再與相鬥。」狐惑聞此，急急歸祠。放眼視之，果一三頭六臂者坐於祠內。狐惑怒極，大吼一聲，曰：「何方妖屬，敢霸吾祠？」樂道亦大聲吼曰：「是祠乃公共之地，誰敢自稱獨有？惟道法高者居之。」狐惑也不回言，手執雙刀，與樂道大戰。戰未片時，狐惑力不能支，剛要奔逃。西山曰：「莫戰，莫戰，吾酒宴已設矣。」狐惑掉轉頭來，樂道化回本像。狐惑見而笑曰：「樂道兄作得像！此必西山道人之擺佈也。」三人甚喜，一同入席。

狐惑將望五日約齊各洞道友，在北鳳山一聚之言，布陳頗末。

樂道曰：「道弟道兄久未晤面，如爾所說，恨不即會，而又稍待時日也，為之奈何？」狐惑曰：「暫住數日，即是望五，兄其在此忍耐待之。」不知不覺，望五已到。三人同駕風車，向北鳳山而來。一時之間，棄海、三服、椒花子、蜻飛子陸續俱至。二翠大張筵席，盡情歡飲。飲至半酣，同言曰：「不意碧玉山分散後，概以聚首於今日。其未聞音耗者，惟師尊與狐疑、善成、二蛛、野馬、護道焉。吾等聚會在此，各家洞府，彼此皆曉。自明日始，分探仙師消息。如先訪得者，四處報之。」言罷，二翠曰：「道兄等散之容易，聚之則難。今日酒筵，務必盡歡而後已。」當呼侍女重添肴饌，竟飲至斜月高掛，眾家道友乃散席而歸。

從此，不時又一聚宴，所恨者，未得三緘之音耗耳。

不知三緘自在登天閣收伏陰魔，村人感其害除一方，苦苦留之。三緘住了數日，別卻是村父老，望鄉關而進發，心忙似箭。但恨前程之太遠，在途奔走，終日啞然。狐疑見此情形，知師心有不樂，乃以言慰之，曰：「吾師東南遊覽，積德累功，凡在一鄉，必除一鄉之害。弟子暗計，師之外善，諒已完全，待內功一成，飛升自有日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外功易積，內功難修。不識何時氣聚神凝，胎嬰能結耳。」狐疑曰：「以師之苦修苦練，自是不難。」三緘未及回言，前途中忽來兩大漢子，怒氣勃勃，息於榆樹之下。三緘師徒不久亦至，共息於斯，目睹二人面貌相同，反背而坐。久之，左旁大漢吁一口氣，自怨歎曰：「而今兄弟，吾看得淡如冷水，不若交及別人，尚覺相愛相親，甚於手足多矣。」右旁大漢曰：「人生在世，總要通乎情理。可恨那不通情理的犍牛，爾以好心待他，他反以歹心待爾，每逢親友專說自己好處，全不記著人家待他如何。」兩面言詞，都說透人情。

左面大漢曰：「如爾說來，爾待我哪些好心，且當著幾位道爺，講來一聽。」右面大漢曰：「我也備向人說，爾自思之。」左面大漢曰：「爾既待我有好處，正宜表揚，今而啞口不言，外人怎麼知得？」右面大漢曰：「爾真要吾說耶？吾即對道長訴之。想爾聽吾嫂言，恃爾力壯身強，善於貨殖，欺吾幼弱，父母剛沒，即要各居。兄弟哀告幾番，絕無憐憫。吾知爾念難回，任爾分之。凡父母家具衣服，盡屬爾有。吾於此際，能食不能作，無可如何，惟守著父母墳塋，朝日號哭而已。幸遇李姑父赴市歸來，問其詳細，才將吾叫回家內，為彼牧牛。我於成立時，毫不計較，見得哥嫂無食，心中弗忍，又將累年工資，分半送歸，以助費用。今爾家內頗能度日者，皆弟相助之力也。

弟自完配後，不過兒女太多，盤養艱難，去歲與爾貸金數鉅，為何今歲逼討之急耶？」其兄曰：「吾貸與爾，向爾索時，爾即論及前情，未與索時，爾即前情不論。然則吾之貸於爾者，永不為爾索，則前情即了乎？」言至此，二漢忿甚，勢欲爭鬥。

三緘急止之曰：「爾二人兄弟耶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同胞兄弟耶？」對曰：「是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且將忿怒暫息一時。至爾兄弟之情，吾聆已悉，吾有數語，為爾輩言。言如是也，爾聽之；言如非也，爾勿聽，可乎？」二人皆曰：「道長有言，吾兄弟俱願敬聽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情莫親於手足。想當日同乳而食，同作同行，兄出則弟隨，弟行則兄待，是時天良未泯，只有有兄

弟，安知有財帛？及其壯而授室，為鶯簧巧語，離間骨肉，有視兄弟為路人者，有視兄弟如仇寇者，無怪乎戈起蕭牆，興詞告訴於官宰矣。夫以父母分身之內，見辱於異邦之人，問諸衷懷，不惟自愧，且將何顏以對父母？俗語云：『打虎還要親兄弟；別人則畏而他逃。』以此思之，兄而貧也，弟心何忍？此爾弟幫工資以助兄者是也；弟而貧也，兄又何忍？

此爾兄借貸於弟者亦是也。依爾二人所行，尚能誼盡手足。惜無人講明此理，故兄則索貸太逼，弟無所予，不得不言及前情。

兄以所貸弗還，不得不索討愈急。其實貸無所償，出於莫可如何，即在外人，尚且從寬，何況爾弟？為之弟者，兄即索討太逼，是爾兄也，亦宜告以緩緩償之。何得於兄弟間因一言不合，而即彼此爭論，大傷和氣乎？」二漢聆言，若睡夢初醒，乃向三緘而拜謝不已，曰：「今非道長指示，吾兄弟幾為長舌所誤矣。」於是弟向兄曰：「弟即有失，兄其寬之，所貸自相還也。」兄則曰：「兄弟皆父母所生，財帛何分爾我？從茲爾貸不必還也。」三緘顧謂狐疑、紫光曰：「凡人迷途，恨乏指路之人。若有人指之，即能轉入大道耳。」言罷，二漢拜辭而去。約走數里許，復轉身言曰：「吾兄弟得指迷途，叨沾不淺。願拜道長門下，以為徒焉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兄弟可有後嗣否？」二漢曰：「俱已成立矣。」三緘曰：「爾願師事於吾，其欲術學長生乎？抑欲道盡人倫乎？」二漢曰：「欲學長生術耳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之存心若是，可暫歸里，將家中事務調停妥當，然後訪從磬澗谷而來，吾自有以教之。」二漢諾，將門拜後，仍然辭去。去不一時，又返身而求曰：「吾師何名？」狐疑以李氏三緘告。

二漢曰：「吾師胡不與弟子道號，以便稱呼？」三緘曰：「爾族何氏？」二漢曰：「蔡姓。」三緘沉吟片刻，曰：「兄名盡倫，弟名盡性。取其成仙成佛，不外盡性盡倫也。」二漢得賜佳名，欣然而去。

三緘師徒緩緩前征，行約十里途程，見一市廛，人煙輻輳。

師徒入市，尋一旅舍安宿。夢魂剛熟，忽見桑梓之地，屋宇依然。三緘喜曰：「不意奔走年餘，已歸吾里。」忙忙入戶，見得雙親品坐中堂，笑容可掬，呼而詢曰：「吾兒近日曆游東南，不知遇師何人，大道可能成否？」三緘曰：「孩兒奔走風塵，益友朋師，一無所遇，沿路所收弟子，則有十數焉。」雙親曰：「兒今歸里何事？」三緘曰：「兒今歸來者，恐所撫之子，居積無才，祖祭未盡其誠耳。」雙親曰：「吾兒所撫宗繼，善能持家，而且時值春秋，拜跪頗虔，祭儀亦厚。有孫如此，兒毋庸憂。但願兒道一成，俾父母同升天闕，得享仙福，是則吾之厚望焉。」三緘曰：「聞道一事，兒深任之，自能躋吾雙親於大羅天上。」言方至是，雙親倏忽渺然。三緘大聲疾呼，當被狐疑以手推之而醒。三緘曰：「吾正與父母相會，爾何推吾於睡夢之中？」狐疑曰：「弟子聞師狂呼不輟，恐為鬼魅迷弄，故急推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習道人焉有鬼魅能迷者。」談談論論，天已啟明，師徒整頓行裝，又向陽關而去。思鄉念切，急急趨奔。路過野鹿山，山內一洞，深邃莫測，中一老熊，修道數百年，苦不能飛昇天府。是日無事，出洞閒遊。

游至山巔，遙見瑞光在道。老熊暗計：「瑞光發現，必有仙子臨凡。否則，是光也，胡為乎來哉？」極目諦視，乃見道裝三人，同路而行。老熊喜曰：「吾道難成，不如將頭現瑞光者攫入吾洞，吞食腹內，以助精神。」計定，陡起黑風，從空直下，攫拿三緘。紫光見之，大聲呼曰：「妖物來矣！吾師何弗收以腸絛子耶？」三緘聞呼，忙取絛子，拋入空際，金光亂爍。老熊畏，急思隱身入洞，早被絛子將軀緊束，墜於三緘之前。